日新月異的體育轉播技術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近年，體育賽事轉播技術朝着對賽事「補充化、人性化、藝術化」的方向推動，換句話說，現今媒體與競技體育已經渾然一體，密不可分。奧運會是從1936年柏林奧運起第一次以電視拍攝共136小時片段，其後發放到全世界讓162,000觀眾收看；到1960年羅馬奧運才有了第一次的直播，但也只能供歐洲18個國家收睇，其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地區也要延遲收看；到1964年東京奧運才開始全世界電視直播。以前的年代傳媒多以文字或聲音去敘述故事，慢慢地就用了全畫面去取代，時至今天，奧運會已經不可能沒有電視直播畫面了。

筆者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頭入行，加入電視媒體去製作體育直播，第一場負責的賽事是足球賽，當時器材對比現在而言當然簡單得多，全場直播只用3部攝影機便已經算是完全覆蓋，慢鏡重播更是少之又少，只在重要鏡頭如入球一刻才會有，而慢鏡則跟原先角度同一位置，方式比較單一，但觀眾仍看得津津有味；時至今天，觀眾可多角度去欣賞慢鏡重播畫面，可以讓觀眾比現場觀眾更投入地觀賞。以前舊年代的奧運僅製作百多小時的比賽片段，到近年的奧運會賽事直播片段，以上屆東京奧運為例，製作片段已達7,000多小時，到今屆巴黎奧運更達約10,000小時，並能保證各隊的比賽片段一寸不漏。

科技推動電視發展到AR、VR、MR（Mixed Really），在畫面上以虛擬環境及實境混合，使用佩戴式裝置進入場景中，投入感極深，就算觀眾在家中也可以自己選擇其收看角度，如筆者平時睇波最喜歡是在龍門後面睇，刺激很多。以高科技進行賽事轉播，無擬可幫助體育賽事發展，例如奧運或一些大型體育項目，沒有現場轉播，一定會影響整個賽事的關注度，因沒有人知道這賽事發生。以前上一輩，他們睇波一定帶備收音機入場收聽評述，現在的一些現場觀眾則喜愛利用手機收睇一些現場大熒幕沒有的重播畫面。

科技日新月異，觀眾也不斷有新要求，目前主流賽事轉播系統在轉播過程中仍可能會有遺漏大量資訊及一些運動員不同角度的高技巧動作，顯示我們轉播技術仍有進步空間，奧運製作每4年就更新一次，大會必然有新感受帶給觀眾，也是筆者所希望追求的目的，2025年全國運動會香港有份參與承辦，祈望香港製作人能全力參與！

智能與失智

方寸不亂

方芳

朋友上午往醫院複診，計準時間，如期出席了中午的活動；本來，公立醫院的複診很難預算時間，朋友偏偏就能在預算之中，原來，他參加了醫院一項「阿茲海默症」研究，朋友是被研究對象。我們都奇怪，記憶力有點衰退，是長者的正常現象，這位精伶長者仍十分活躍，每天都閒不住，還有外出旅行的時候，怎麼「阿茲海默症」研究會選中他呢？朋友笑說，幸運被抽中作為研究對象是「好彩」，及早發現還可及早治療。

「阿茲海默症」是「失智症」的一種，是一種大腦疾病，佔比約六成至八成。該疾病可以隨時間惡化，最初是健忘，在生活中力不從心，發展到嚴重時，放錯東西、精神錯亂、迷路，以及影響說話和書寫能力，甚至不能自理。

美國有超過500萬人患有「阿茲海默症」，病例每年都在增長。現在是「人工智能」年代，偏偏「人類失智」卻與日俱增，是不是很諷刺？

人工智能（AI）代替了人類的工作，也干擾了人類的判斷，是否令失智病例更多，都值得研究。早前朋友傳來了一段短片，片中一名約十歲小女孩，口若懸河說中國通史，大家都嘖嘖稱奇，我就感覺是AI製作；詐騙集團利用AI冒充人臉、聲音行騙金錢，使人長期對詐騙處於防守狀態；最近更有過世的藝人、歌手被AI復活，向歌迷問好，簡直是不寒而慄。

這些以假當真、時空交錯的AI製作，擾亂人類的判斷思維，正常人尚且清醒，可以判別真假；「失智症」患者，在真亦假時假亦真的世界裏，精神錯亂可以預期。

內地殯儀業近年開始採用AI技術，還原先人表情、語氣，跟親友作最後道別；清明時節，又有平台推出AI「復活」親人對話服務，商業運作，無可厚非；但未經逝者家人同意，擅用已故藝人的肖像來AI「復活」，分分鐘會為侵權行為負上法律責任。隨着AI技術發展日新月異，也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制定完善法律給予保障，也需加快步伐了。

《黃花崗外》苦與樂

書聲蘭語

廖書蘭

近日受馮錦榮院長之邀來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暨中國文學系，於陳濟棠演講廳做講座「從《黃花崗外》看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這是去年（2023年）10月27日在北京團結出版社舉辦《黃花崗外》作者分享會的延伸。

《黃花崗外》一書曾於2009年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後於2021年由北京團結出版社為紀念辛亥革命成功110周年，出版簡體字增訂本。

這原是我在珠海學院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何沛雄先生，人稱「沛公」。回想當年從搜集、臚列、爬梳資料到深入研究，經歷沛公多次退回，甚至在我的論文A4紙上，打了無數次刺眼的紅色大交叉，唯有強忍淚水，重頭再寫，如此來來回回數年，耗費心力，所幸論文最終獲得委員會通過，沛公將此論文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定為：《黃花崗外》——《黨人碑》與孫中山首次起義。

側聞有位作家是某位辛亥革命烈士的親戚，他批評，《黃花崗外》僅根據《黨人碑》小說撰寫而成，並刻意醜化了他的親戚，這些話並不夠全面，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了《黨人碑》紀實小說，受到故事的啟發，產生興趣與動力，收集資料做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曾經到過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廣州、澳門、美國西岸、美國東岸、英國倫敦等地，走訪孫中山先生的足跡。當中獲得珍貴的一手資料，例如，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被拯救出來後，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看書9個月的借書證、閱覽證、宣誓紙；又如，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典藏室借閱的珍貴檔案資料等等。從收集資料到出版成書籍，前後花了10年時間。

慶幸自己身處香港，有此機緣，能為在辛亥革命歷史長河中，一段被忽略的或被遺忘的人和事，盡己所能刨書、研究、撰寫，雖然工作是孤獨的，但我甘之如飴。

關於孫先生倫敦蒙難事件，有不同說法，費正清和劉廣京合編《劍橋中國晚清史》記載：「……有足夠的理由假定，孫中山是經反覆權衡才冒此風險，走進中國駐倫敦公使館……」我認為有其參考價值。

辛亥革命精神是愛國護土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心中的一尊豐碑。

回到母校與教授和同學分享撰寫論文、整理出書的苦與樂，感到十分快慰。

◆香港珠海學院師生出席校友廖書蘭於陳濟棠演講廳專題講座。　作者供圖

女人的房間

百家廊

鍾倩

十年前，我讀到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那句名言，「女人想要寫小說，她就必須有錢，還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為了擁有一間房間而拚命努力，到頭來發現，房間根本不是想像的那樣，而是心靈的房間——房間指向的是獨立人格，是女性自我本身。

眼看年齡奔四，我總算悟出一點不是真理的真理。命運給我的一拳暴擊是不可逆的痛楚，伴隨終生的殘缺，就像上帝苦心孤詣做的一個記號，永遠與別人不同，飽受的委屈和煎熬難以言述。於是，我把自己關了起來，與外面的世界隔絕開來，自己與自己對話，我變成紙上的夜行動物，就像《過於喧囂的孤獨》裏的那個打包工漢嘉，在陰暗的地下空間給書籍和紙張打包，一幹就是35年，最後把自己像書一樣打進廢紙包。我能夠想像到溶溶暮色下他安靜而動人的姿態，他的孤獨也是他的盔甲，也是他的月光，任何人都無法侵犯和剝奪。

父親去世後那段時間，我對閱讀失去信心，沒有一本書能夠治癒我的傷痛，瘋狂地向外擴張，欲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最後發現還是離不開書的光照。我相信好書都自帶精神光源，能夠洗塵去污，點亮心靈。於是，我又重新回歸到以前的純粹狀態，以書為伴，沖杯咖啡，保持微醉，才有可能進入自由。

或許，有人會問心靈房間究竟在哪裏？對女性而言，在菜市場的攤位上，廚房裏的爐灶旁，地鐵的座椅上，梳妝桌的鏡子前……只是很多時候肉眼看不到，需要用心體味。我就在農貿市場攤位前，看到一身着碎花棉襖的女子翻看小說，那本書舊得沒了外皮，她卻看得津津有味，那一幕場景叫人有些感動，頓覺時光對每個人都是如此慷慨而仁慈。魯迅先生說過：「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這裏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女人的心靈房間，是精神的飛地，靈魂的花園，適合一個人的孤獨遐想，既可以天馬行空，也能環遊世界，或發發呆，也是美好的事情。

坐擁心靈的房間，關鍵要在暗處下功夫。且從《紅樓夢》說起。賈母帶着劉姥姥遊大觀園，一路來到瀟湘館，劉姥姥看到窗下案上設着筆硯，書架上壘着滿滿的書，便說：「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當聽說是林黛玉的房間，她笑道：「這哪像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曹雪芹借劉姥姥之口說出未竟之語，黛玉的才華不一般。而薛寶釵的書房，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寫出《葬花吟》的是黛玉而不是寶釵，為什麼寶玉愛的是黛玉而不是寶釵。黛玉的淚水，映照現實的苦難，黛玉的房間，映照生命的境界——「詩歌不是練習修辭，而是一場烈火」，黛玉的這場火衝破樊籠，追求自由。可見，詩在暗處，孕育出光。

我的大多數時光都是在暗處，因為沒白沒黑的疼痛。過去，我以這種疼痛為恥，揮之不去的魅影，如煉獄般的煎熬。後來，我在文學的國度中甩掉了病恥感，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的滿足感。只要思想站立，隨時都能高飛；只要思考不歇，隨時都能起舞。那不可救藥的疼痛，眼看變成助燃劑，眼看變成保護殼，庇護我的自由夜行，漫無目的，隨心所欲。詩人里爾克把這種經歷寫進了詩裏，「我在工作中，就像果核在果子裏。」果核指向「居於幽暗的努力」，也是生死的終極課題。我因此頓悟：當我寫作的時候，書桌就是我的房間；當我休息的時候，稿紙就是我的床榻；當我外出的時候，隨身攜帶的書本就是我的家——而且，能夠隨時與星星對談，聽風唱歌。如果讓我給伍爾夫寫封信，我一定會發出邀請：歡迎來我的房間，坐下喝杯咖啡吧。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濺。不必成為別人，只需做自己。」這才是伍爾夫最想說的話。「做自己」，關鍵要擁有享受孤獨的能力，和一副強大的精神胃口。還是女詩人路也的觀點最深得我心：「我有一套房子，三室一廳或者四室一廳，一間房子用來寫小說，一間房子用來寫散文隨筆，一間房子用來寫詩，一間房子用來寫評論，而門廳用來教書和過日子的。」我的房間也在不斷擴大疆域，希望有一天能像女詩人那樣游刃有餘，把日子過得浩蕩而多情。

漫畫是一座大森林

翠袖乾坤

連盈慧

《IQ博士》和《龍珠》漫畫作者鳥山明病逝，令他的粉絲感到意外震驚。看上去精力充沛的一個人，怎麼一下子就倒下來了？「硬腦膜下血腫」這病名也罕見，是創作用腦過度還是與核廢水有關，要等醫學專家解答了。

鳥山明的成功絕對來自他本性的積極和勤奮，23歲時參加《周刊少年》漫畫新人大賽不曾獲獎，很多人這年紀認為自己已非少年，可能心灰意冷放下畫筆了，可是他依然不斷努力堅持自己的興趣，9年後創作《IQ博士》和《龍珠》終於一舉成名，他的故事足可為今日自以為懷才不遇而頹喪的年輕人作為勵志榜樣。

鳥山明有他的創作理念，認為漫畫應該進入天馬行空的瘋狂世界，題材現實便失去趣味。他成功了，當然有他的道理。可是他不知道國際上題材現實受歡迎的漫畫家仍然多不勝數，他們的粉絲數量也絕對不會弱於他那一派天馬行空的行家，不少現實派作品就算作者離世後仍得粉絲青睞，不會令人忘記。

◆漫畫森林多異彩！　作者供圖

台灣女作家三毛的這個筆名，就是因為對張樂平的漫畫感到趣味，取自她喜愛書中的主角「三毛」；大現實派豐子愷重視倫理親情橄欖味的作品，同樣有他不同年代的忠實粉絲，而且這兩位中國漫畫家的讀者，不止對他們偶像的漫畫感到趣味，還帶有感情深入的交流，可見同是現實漫畫，風格也各不同，現實派作者都擁有合乎自己品味的讀者，品味還是高層次的趣味。

漫畫是「眼睛食糧」，比口腹食糧更多樣化，現實漫畫亦如食物一樣吸引不同類型讀者；題材有像花生耐咀嚼的，有像香口糖給人輕鬆一下的，甚至有偏愛味道苦澀的。不同類型讀者也各自有他們不同的欣賞角度。

換言之，甲乙丙丁各有他們自己喜歡的那杯茶：像文學、戲劇和音樂一樣百花齊放，也像本文題目所說：「漫畫是一座大森林。」

港深何不共創時裝周？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經過近十年的打造，深圳時裝周已漸成規模，在機制上跟國際接軌，比香港時裝周要在成立近30年後才逐漸達至一年兩度的「春夏」和「秋冬」時裝周，節省兩倍時間。今年更以「深圳·米蘭雙城時尚周」之名號召，並安排在有深圳十大客家古村落之一的龍華區觀瀾版畫村啟幕，充分體現古今融合、中西互鑒。

這個由該區政府與中國美協、深圳市文聯共同創建的藝術家之村，乃文化部認可的「文化（美術）產業示範基地」，依山傍水而建，古色古香，版畫藝術和客家排屋相得益彰，空間也寬敞。時尚周不但為這個民俗旅遊熱點帶來新的人流，透過外國名牌和買手的到來，也會帶回口碑。難怪受到包括人民網、上海澎湃新聞網等眾多媒體高度關注。

宣傳說有「近八成意大利品牌」，但前來的大多屬僅三四十年歷史的「潮牌」，雖然符合約十歲的時裝周歷史身份，並以輕奢風格彰顯青春活力，但少了經典品牌如Prada、Fendi或殿堂級設計師品牌如Armani和Valentino等撐場，「頂尖」就有限。

我倒喜見來自紐約的設計師品牌Vera Wang（王薇薇），這位美籍華裔「婚紗女王」創立的同名品牌揚名多年，在國際層面獲認可，也曾參與北京和上海的時裝周，她的到來具指標性。

正如歐洲有巴黎、米蘭和倫敦3大時裝周，美國也在東西岸的紐約和洛杉磯各有一個時裝周，以中國消費人口之多、南北地域文化之別，絕對容得下兩至三個時裝周。北京和上海的時裝周起步早，廣為人知，並有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作為製作基地，吸引眾多殿堂級國際名牌、名師、買手，再透過傳媒報道而輻射全國乃至國際。但對於位於南方的潮流人士來說，到底還是遠了點或隔重紗。

所以，以嶺南文化為核心的珠三角地區的確需要一個時裝周。十年前的深圳政府有戰略眼光，如今再配合中央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富裕的深圳當然如魚得水。然而，要成為「亞洲頂尖時裝周」，除了資金雄厚、市場規模和政府支持等「硬件」外，尚需歷史文化底蘊、自由創作氛圍、國際媒體關注等「軟件」，後者卻是香港所長。

創作是需要氛圍的，所以有些國家的時裝設計師在祖國成名後，都要到巴黎「騷一騷」，甚至搬到那裏住或設立工作室，就像內地藝術家們一度湧向北京798藝術區。所以，港深兩個時裝周能否攜手共創，製作更專業、展演更具規模的時裝周？提高國際競爭力呢？

味道無法改變

琴台客聚

伍呆呆

一朵花、一隻貓和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眼裏有什麼不同？

電影《香水》裏，在那個癡迷於製作香水的人眼中，一朵花、一隻貓、一個人，都是他製作香水的材料，並沒有任何不同。

男孩格雷諾耶出生在十八世紀巴黎最骯髒的魚市場，一出生就被母親當作死嬰扔進惡臭的死魚爛蝦堆裏，在母親因殺嬰罪被判絞刑之後，格雷諾耶被送進保育院，長到13歲的時候又被賣進了皮革作坊做苦工。有着如此悲慘人生的格雷諾耶生來就有一個全巴黎嗅覺最靈敏的鼻子，他的鼻子能輕易分辨出世界上所有的味道，他對香味十分癡迷，並有着調製香水的驚人天賦，因此被香水師以高價買下，進入香水舖工作。

能夠輕易製作出令上流階層權貴們為之癡迷的香水的格雷諾耶並不滿足，他無法忘記自己在巴黎街頭誤殺的賣水果的少女身上的獨特香味，他為少女死後身上香味的消散而感到遺憾，他迫切地想要找到辦法保存世間萬物的味道，甚至把香水師的貓放進了蒸餾壺裏……最後，格雷諾耶用100種香水配方換得自由身，來到了香水的起源地：格拉斯。格雷諾耶在巴黎學會用蒸餾法從鮮花提取精油製作香水，來到格拉斯學會了油脂離析法，就此踏上了殺戮之路——他認為世界上最完美的香味就是美麗的少女身上的味道，而製成最完美的香水，則需要13位少女身上的油脂。

電影裏沒有殘忍的殺戮鏡頭，觀眾從頭到尾都像是在看暗色調主義的油畫一般，那些被格雷諾耶當成製作材料殺害的少女死後的裸體在鏡頭中也都像是唯美的藝術品，唯獨格雷諾耶那雙能夠製出最完美的香水的雙手，一直都是黑黝黝的，指甲縫裏永遠都有着滿滿的黑色污垢，令人很難想像得出這樣一雙手製作出來的香水，居然會在巴黎被上流社會那些看起來乾淨、華麗的貴婦們瘋搶，並當作寶貝心醉神迷地噴灑在自己身上。

格雷諾耶終於被抓起來判處極刑，但是他殺害13位少女後製作出來的香水彷彿有了魔法，聞到香味的人都視他為神，拜倒在他腳下，自此，只要他願意，他就可以隨心所欲做任何事。但是，儘管他有着聞得到世間所有味道的鼻子，他自己卻是一個沒有任何味道的人，他明白他的香水即便可以讓他征服世界，卻無法使他像常人一般愛與被愛。格雷諾耶最後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將唯一的魔法香水倒在自己身上，被一群骯髒的貧民啃噬殆盡。也許在那一刻，格雷諾耶終於回歸了他生命的最初，像香水的味道一樣乾淨。

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裏也一直穿插着「味道」：無業遊民金基澤給富豪社長當司機，富豪夫妻私下議論他身上的味道，金基澤雖然聞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自己在貧民窟的地下室長住的「窮酸味」。味道導致了金基澤的自卑和壓力，壓力爆發的時刻，他持刀殺死了富豪社長。十八世紀的格雷諾耶死了，二十一世紀的金基澤躲進了被他殺死的社長家的地下室，不知何時能見天日。

不知道《上流寄生族》裏的富豪是不是與《香水》中的巴黎權貴同樣地要用香水，我們能知道的是，不管有沒有嗅覺靈敏的鼻子，「味道」都是永遠難以改變的。